

● HEISHI ● HEISHI ●



黑市

● [美] 马里奥·普佐 著

● 华夏出版社

● HUAXIA CHUBANSHE

THE DARK ARENA

by

Mario Puzo

1953, Bantam Books, New York

本书根据美国班坦图书公司1985年版译出

黑 市

〔美〕马里奥·普佐 著

文志玲等 译

张式平 校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62毫米32开本 8.625印张 183千字

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: 7-80053-600-9/I·164

定价: 3.15元

“神父和师傅们，我老在想：‘地狱是什么？’我以为它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。”

“噢，有的人在地狱里还是骄傲而且凶狠，虽然无疑地已经有所认识，也已经觉察无可辩驳的真理；有些可怕的人完全接受了撒旦和他的精神。对于这类人，地狱简直是他们心甘情愿、心向往之的；他们是自愿的殉难者。因为他们诅咒上帝和生命，因而也就自己诅咒了自己。他们靠他们自己恶意的骄傲为生，就好象沙漠中饥饿的人喝自己身上的血。但他们永远不会满足，他们拒绝宽恕，诅咒召唤他们的上帝。他们永远怀着怨恨看上帝，而且要求消灭创造生命的上帝，认为上帝应该消灭自身和他所创造的一切。他们将永远在自己的怒火中燃烧，他们渴求死和虚无。但是他们得不到死……”

——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

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这些冒失的、愤怒的、胆怯的人们落入黑市的圈套：

莫斯卡——年轻、倔强、有抱负，但是很快便成为诱骗的对象，在死亡与毁灭中孕育了他那注定要消亡的爱情。

艾迪——忿怒、痛苦，不得不使自己沉浸在酒精里以摆脱纠缠他的恐惧与负罪感。

沃尔夫——冷漠无情、心地残忍，对他来说，权就是一切，人命轻如鸿毛。

利奥——犹太混血儿，对共产主义半信半疑。他没有同盟者，只有敌人。在徒劳无益地寻求一块适于生存之地时误入权力与阴谋的致命圈套。

海莲——美丽、热情、聪慧，为了对沃尔特·莫斯卡的爱情，甘愿牺牲一切。

沃尔特·莫斯卡感到一阵激动，同时感到一种归途中难以排遣的寂寞。他记起了巴黎城外的零落废墟，记起了路边上熟悉的里程标。这是他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，他恨不能及早到达目的地：夷为废墟的欧洲大陆的核心，一个他原以为永别了的被摧毁的城市。通往德国的里程标对他来说比通往他故国家园的更亲切些。

列车在飞奔，在摇晃，这是去法兰克福卫戍区换防的军车，不过这节车厢里一半旅客都是从美国招募来的平民雇员。莫斯卡摸了一下他的绸领带，微微一笑。他感到有点不习惯，要是坐在车厢那一头，跟美国士兵一起，他会觉得更自在，他想，那二十多个跟他一起的雇员肯定也有这种感觉。

车厢两头各有一个昏暗的灯。车窗用木板堵上了，好象是故意不让车厢里的乘客看见沿途的废墟瓦砾。座位是一排排的长木凳，只在车厢的一侧留下窄窄的通道。

莫斯卡在长凳上伸开腿躺下来，把蓝背包垫在头下面当枕头。照明不良，他看不清他周围的人。

他们乘同一条军舰抵达欧洲。跟莫斯卡一样，个个心情激动，想快点到法兰克福。在火车的隆隆声中为了让对方听到自己的话，他们高声大气地交谈，莫斯卡听得见杰拉尔德的嗓门比谁都响。杰拉尔德先生是这条舰上级别最高的人物。

他随身带着一副高尔夫球棒，刚一上船他就告诉大家，他的职务相当于军队里的上校。看着杰拉尔德兴高采烈的样子，莫斯卡眼前浮现出他在一座城市的废墟上打高尔夫球的幻觉，他看到杰拉尔德在夷为平地的马路上击球，球滚到了一个圆圆的瓦砾堆边上，杰拉尔德轻轻一击，球滚进了一个腐烂的头颅骨。

火车减速驶进了一个偏僻的小站。外面是漆黑的夜。堵上窗口的车厢更加黑暗。莫斯卡打起盹儿来，耳朵里隐隐约约能听见别人的说话声，可是列车一出站加速就把他晃醒了。

这时，周围的待雇人员声音低了下来，莫斯卡坐起来看着车厢那头的大兵，有的在长凳上睡着了，三圈烛火照着三摊打牌的人，显得车厢那一头友谊气氛很浓。对于这经历多年刚放弃不久的生活他感到一阵淡淡的怀念。就着烛光，莫斯卡可以看见他们在凑着水壶喝什么，他敢肯定不是水，他又看见他们打开军餐盒，掏出巧克力大嚼起来。美国士兵总是供应齐全，莫斯卡咧着嘴这样想。他们背上有毛毯，提包里面总有蜡烛，水壶里有水或高级饮料，挎包里还有一条浴巾，为好运或恶运的供给一应俱全。

他又伸开腿在长凳上躺下来，想睡一会儿，可是他的身体冻得僵直，就象身下的硬板凳。列车加了速，跑得很快。他看了看表，快到午夜了，到法兰克福还差足足八小时。他又坐起来，从他的小蓝背包里掏出一瓶酒，把头靠在钉有木板的车窗上，凑着瓶子喝酒，直喝到身子舒松起来。他又朝车厢那头的士兵们望去，三圈烛光只剩下一圈了，他刚才一定打了个盹儿，不过在他后面黑乎乎的地方，他听见杰拉尔德和几个人还在讲话。他们一准喝酒了，因为他听见杰拉尔德

德正以恩人的口气许愿，他在吹嘘他日后的权势和将如何重用那些有才干的人。

车厢那头的一圈蜡烛里有两支分了出来，摇曳的烛光照在车厢通道上，当这两支烛光从莫斯卡面前经过时，他惊了一下，从瞌睡中醒来。那拿蜡烛的美国兵一脸恶相，带着傻里傻气的敌意。蜡烛明亮的黄光把醉熏熏的面孔照得通红，给那双直瞪瞪的眼睛一种阴险无情的色调。

“嗨，大兵，”杰拉尔德喊道，“给我们一支蜡烛吧！”

蜡烛被一声不响地放在杰拉尔德的邻座。他们的谈话声顿时响了起来，闪烁的烛光使他们鼓起精神。他们和那美国兵搭讪，可那美国兵把蜡烛放在长凳上以后就把脸藏在黑影里，不理睬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把他忘在一边，又说起自己的事来，只有一次，杰拉尔德俯身凑进烛光里，好象要表示他的信任，用一种居高临下的、但又是十分和善的口吻对那美国兵说：“告你说吧，我们这些人都在军队里干过。”然后他又笑着对其他人说：“感谢上帝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

雇员中有一个人说道：“别说得那么干脆，还有俄国人呢。”

他们又把那美国兵忘了。正当人语嘈杂、横贯大陆的列车盲目地向前飞跑而隆隆作响的时候，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美国兵突然象醉汉那样恐慌地大喊大叫起来，“住嘴，住嘴！哪儿来那么多废话，闭上你们的臭嘴。”

接下来是一阵惊讶而窘困的沉默，然后杰拉尔德又把头伸进烛光里，温和地对那美国兵说，“小伙子，你还是回到你们那边去吧。”美国兵没有答话，杰拉尔德接着刚才的话碴又说开了。

杰拉尔德的话音突然嘎然而止，他站了起来，全身都照在烛光里，轻声地说，“天呀，我受伤了，那个大兵给了我一下。”他虽不慌乱，但他的话却吓了大家一跳。

莫斯卡坐了起来，其他的人也都站起来了，其中一个人碰倒了蜡烛，蜡烛掉到地上，灭了。杰拉尔德先生还站在那里，照在身上的烛光不那么亮了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很怕人，“那个大兵给了我一刀，”说完坐到黑影里的长凳上。

从士兵坐的车厢那头快步走来两个人，他们手里拿着蜡烛，莫斯卡看见烛光下其中一人的军官领章闪闪发光。

杰拉尔德一遍遍反复说：“我被刺了，是那大兵干的。”他已经不感到恐怖，只是吃惊和莫名其妙，莫斯卡看见他端坐在长凳上，三支蜡烛都照着他，他的裤腿上有一个豁口，一直开到大腿部，暗红的血从豁口往外涌。中尉弯下腰，把蜡烛往前凑了凑，对同来的士兵传了个口令。那士兵跑回车厢那头，拿来几条毯子和一个急救包。他们把毯子铺在地上，让杰拉尔德躺在上面。士兵正要动手把裤腿剪掉，杰拉尔德说，“别剪，把它卷起来，还能补呢。”中尉看着他的伤口。

“伤不重，”中尉说，“用毯子把它包上。”中尉的年轻面孔毫无表情，话音里也不带同情，只有例行公事的礼貌。“我们在法兰克福准备一辆救护车等待，以防万一。我到下一站去挂个电话。”然后，他转过身来问周围的人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那个喝醉的美国兵不见了，莫斯卡往暗处看去，看见他前面的长凳角落里有人影缩作一团。他什么也没说。

中尉回到车厢那头挎上手枪又走回来，他拿手电筒往车厢四周照，发现了那个缩作一团的人影，他用手电筒碰碰那个士兵，同时把手枪从套子里拉出来，把它藏到背后，那士

兵没有动弹。

中尉重重地捅了他一下，“起来，穆尔罗尼。”那士兵睁开眼睛，莫斯卡看到了他阴郁的目光。感到一阵怜悯。

中尉把手电筒对着士兵的眼睛，照得他睁不开眼。他命令穆尔罗尼站起来，他看到穆尔罗尼空着手，就把手枪放回枪套，接着他用力把士兵推了个转身，把他搜了一遍。他什么也没发现，就把手电筒往凳子上照去。莫斯卡看见一把沾血的小刀，中尉拿起刀，推着那士兵往车厢那头走去。

列车开始减速，慢慢地停了下来，莫斯卡走到车厢尽头，打开车门往外看，他看见中尉到站里去打电话要救护车。不打电话是不会有车的，因为停车的那个法国城市已经夜深人静。

莫斯卡回到自己的座位。杰拉尔德的朋友们都在俯身安慰他，杰拉尔德烦躁地在那里唠叨，“我知道不过擦伤点皮肉，可他干嘛要刺我，这不是疯了吗？”当中尉回到车厢，告诉她们会有救护车在法兰克福等候的时候，杰拉尔德对他说，“请相信我，中尉，我没有惹他，你问谁都行，我好好地，怎么会惹他这样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他疯了。”中尉说。他又说，“先生，算你走运，据我对穆尔罗尼的了解，他是要对准你的睾丸的。”

不知怎的，这话使大家兴奋起来，似乎穆尔罗尼险恶的意图使这件事意趣盎然，使杰拉尔德大腿上的伤也变得意义重大了。中尉抱来了他的铺盖，把杰拉尔德安顿在他的铺盖上：“你给我帮了个忙，从穆尔罗尼到我这个排的头一天起我就想把他甩掉。现在他可以安静两年了。”

莫斯卡睡不着觉。列车又开动了，他走到车门口，靠在

门上，望着外面影影绰绰黑暗村野往后退去。他回想起他坐在卡车上，坦克里，想起行军时，在地上匍匐前进时，也是这般几乎一样的村野往后退去，他原打定主意再也不回到这块国土。他曾一直盼望回家，现在他又离家而去，这种离奇的结局使他感到古怪。在这黑暗的车厢里，他想起了到家的第一夜。

.....

房门上贴着一张写有“欢迎沃尔特归来”的标语，莫斯卡注意到另外两家门口也贴有名字不同的类似标语。走进门来，他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他自己的照片，就是临去欧洲照的那张，照片上妈妈和格洛丽亚围在他身边，阿尔夫挥着手。

家里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站着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“你老了，”妈妈说，大家都笑了。“不，我的意思是说他看上去长了不止三岁。”

“他没变样，”格洛丽亚说，“一点也没变。”

“英雄凯旋而归，”阿尔夫说。“看，那么多勋章，干得挺棒吧，沃尔特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，”莫斯卡说，“陆军妇女队员都有这些玩意儿。”他脱下战地夹克，妈妈接了过去。阿尔夫进厨房，端出来一个盛着酒杯的盘子。

“天啊，”莫斯卡说，他大吃一惊，“你掉了一条腿。”他已经把母亲写信告诉他阿尔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可是他的弟弟显然是早已料到莫斯卡这句话的。他拉起了裤腿。

“很合体，”莫斯卡说。“你够倒霉的，阿尔夫。”

“很不错嘛，”阿尔夫说，“但愿我的两条都是这样，不生脚癣，脚趾甲也不会扎进肉里。”

“当然，”莫斯卡说。他把手放到弟弟肩膀上，微微一笑。

“他是特意为你安上的，沃尔特，”他母亲说。“他知道我最不爱看见他不戴上那个，可他平时在家里还是不戴。”

阿尔夫端起了酒杯。“为英雄凯旋干杯，”他说，然后他微笑了一下，转过来对格洛丽亚说，“为忠贞不二的姑娘干杯。”

“为我们全家，”格洛丽亚说。

“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，”母亲深情地说。她的目光掠过弟兄俩和格洛丽亚。大家都看着莫斯卡，期待他说些什么。

“让我先喝下这杯，然后才能想出来点什么。”

他们都笑着喝完了酒。

“吃晚饭了，”母亲说。“阿尔夫，帮我摆饭桌。”他们两人到厨房里去了。

莫斯卡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，“真可谓长途跋涉”他说。

格洛丽亚走过壁炉台边，拿起莫斯卡的照片镜框。她背对着他，“每个星期我都到这里来，看这张照片，帮你妈妈做晚饭，然后大家一起吃，吃完饭就坐在这里，看着照片谈论你，三年来每个星期都是如此，就象按时扫墓，现在你回来了，这照片一点儿也不象你。”

莫斯卡站起来走近格洛丽亚，把胳膊搭在她肩上，看着照片，弄不懂为什么照片使他恼火。

他挺胸昂首，面带笑容，他是有意这样站着，为的是露出他们那一黑白斜线相间的师徽。他的面孔稚嫩，象个傻乎乎的孩子。军装笔挺合身，站在南方的烈日下，不折不扣是专为崇拜他的家人留下一张照片的美国大兵。

“傻笑！”莫斯卡说。

“别拿照片开心，这么长时间我们就靠它熬过来的，”她沉

默了一会儿。“呵，沃尔特，”她说，“有时收不到你的信，有时听人说沉了一条军舰或是仗打大了，我们对着照片不知流了多少泪。6月6日反攻那天，我们没去教堂，你妈坐在长沙发上，我坐在收音机旁边，我们整整坐了一天，我没去上班，我们拧着收音机到处找台，一次新闻刚播完，我赶快找另一个台，哪怕是听听同样的话也好。你妈坐在那儿，手里攥着一块手帕，不过她没哭。那天夜里，我睡在这儿，睡在你的房里，你的床上，我把照片也带过去了。我把它放在梳妆台上，对它说了晚安，然后我就梦见我再也不能看到你了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活生生的沃尔特·莫斯卡，可是你现在一点也不象照片上的你。”她想笑，可是一下子哭了起来。

莫斯卡感到不是滋味，他温柔地吻了吻格洛丽亚。“三年时间确实很长”他说。不过他心里想：反攻那天，我在一个英国城市喝多了点，找了个金发小姐，她说那天是她第一次喝威士忌，第一次失身。那天我庆祝反攻，更庆幸自己没有参加反攻，他真想把真情如实告诉格洛丽亚，说他那天没有想她们，也没有想她们所想的事。然而他说出来的却是：“我不喜欢这张照片，——还有，我刚进来时你说我一点也没变。”

“说也奇怪，”格洛丽亚说，“你进门的时候，跟这照片上一模一样，可是越看你，越觉得你的面孔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

母亲在厨房里招呼他们：“饭好了！”他们往餐厅走去。

桌上摆的全是他平时爱吃的，很难见到的烤牛肉，小块的烤土豆，绿色色拉，厚厚的奶酪，台布上一尘不染，他吃完了饭，发现他盘子里的餐巾原封没动，他觉得什么都挺好，不过和他梦寐以求的完全不一样。

“我说，”阿尔夫说，“跟当兵的吃的大不相同，啊，沃尔

特。

“是啊，”莫斯卡说。他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支又短又粗的深褐色的雪茄，正要点烟时他发现他们全都饶有兴趣地盯着他看，阿尔夫、格洛丽亚，还有妈妈。

他咧嘴笑了笑说：“我现在长大成人了，”说完点着了烟，有意夸大出了一副过瘾的样子。他们四人都放声大笑，在笑声中，仅存的一道裂痕，他回家后相貌举止的变化带来的生疏感都一扫而光了。他掏烟引起的惊诧和随后的笑声拆除了他们之间的屏障。他们起身到客厅里去，两个妇女搂着莫斯卡的腰，阿尔夫端着盛有威士忌和姜汁酒的托盘。

女人们紧靠着莫斯卡坐在沙发上，阿尔夫把酒一一递给她，然后坐到对面一张扶手椅上。落地灯柔和的黄光照着房间，阿尔夫亲切地半开玩笑说：“下面请听沃尔特·莫斯卡事迹的报告，”整个晚上他都用这种口气说话。

莫斯卡喝了口酒说，“先看礼物吧。”他走到还放在门边的蓝色背包旁，从里面拿出三个用棕色纸包着的小盒子，递给他们一人一个，在他们打开盒子的当儿，莫斯卡又喝了一杯酒。

“哎呀，”阿尔夫说，“这究竟是什么呀？”他拿着四根粗大的银质圆筒。

莫斯卡笑了起来，“四根世界上最好的雪茄，专门为海尔曼·戈林特制的。”

格洛丽亚打开她的盒子，惊异得喘不过气来。黑绿绒盒子里盛着一枚戒指。戒指上方形的深色祖母绿宝石周围镶着一圈小粒钻石，她站起来，张开双臂扑向莫斯卡，然后转身把戒指拿给他母亲看。

他母亲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紧紧卷着的深红色绸卷，她迷惑了，不知这是什么。绸卷掉到地板上，她把它捡了起来。

那是一面巨大的方形的旗，中间圆形的白色底子上有一个黑色的卐字。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在这宁静的房子里他们第一次看见了敌人的象征。

“唉，”莫斯卡打破了沉寂，“不过开个玩笑，你的礼物在这儿。”他拿起地板上放着的一只小盒子。母亲打开盒子，看见蓝白色的钻石，抬起头来向莫斯卡致谢，她把那面大旗折成一小方块，起身拿起莫斯卡的蓝色背包说：“我来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。”

“你的这礼物真好，”格洛丽亚说，“你在哪儿买的？”

莫斯卡笑了笑说：“抢来的，”他用滑稽的语调说“抢”字，好逗他们笑。

他母亲拿着一摞照片走进来。

“这都是你包里的，沃尔特。你怎么不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？”她坐在沙发上，一张一张地看照片，她看过了就递给格洛丽亚和阿尔夫。他们不时发出惊叹声，询问那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，莫斯卡在这个当儿，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喝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见母亲紧盯着一张照片，脸色苍白，莫斯卡有点慌神，他弄不清那些捡来的猥亵照片是否还夹在里面。不过他记得在船上时他都卖给大家了，他看见妈妈把照片递给阿尔夫，他气自己刚才的慌乱。

“哟，”阿尔夫说，“这是什么，”格洛丽亚走过去看照片，莫斯卡看到三双眼睛都转过来对着他，等他回答。

莫斯卡探身往阿尔夫那儿看，当他看清是哪一张照片时，大大地松了口气，他想起来了，那天他坐在坦克上，

照片上，一个德国反坦克手缩成一团躺在雪地上，一条黑印从他身体上一直伸到照片边上，德国人的尸体上站着的就是他莫斯卡，两眼直视照相机镜头，把M—1半自动步枪挎在肩上，就是他莫斯卡，穿着一身冬装，身体变了形，样子很可笑，他把毯子披在身上，头和胳膊从剪了洞的毯子内伸了出来，象裙子一样。他站在那里，象个好运气的猎手，准备背起猎物回家。

可是掩蔽的旷野上燃烧着的坦克没有摄入照片，雪地上象垃圾一样横七竖八的烧焦的死尸也没有摄入镜头，那个德国兵是个出色的反坦克手。

“我的一个弟兄用那德国人的莱卡相机照的。”莫斯卡转身又喝了口酒，回过头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等着。

“这是我第一个牺牲品，”他把话尽量说得象是在开玩笑一样。然而他们听起来莫斯卡似乎在讲巴黎埃菲尔铁塔或是埃及的金字塔。

他的母亲在看另外一些照片。“这是在哪里照的？”她问道。莫斯卡坐到她身边，说：“这是在巴黎，我第一次休假。”他用手臂搂着母亲的腰。

“这张呢？”他母亲问道。

“那是在维特里。”

“这张呢？”

“亚琛。”

这张呢，那张呢，还有这一张呢？莫斯卡一一介绍那些地名和拍照片的经过。酒助人兴，他想起来：这张照片是在南锡，他在那里排了两个小时的队，等着跟一个姑娘睡一会儿，那一张是在多姆巴斯，在那儿他看到一具赤裸的德国人死尸，

阴囊肿得有如西瓜大。房门口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“内森德国人死尸。”那倒是真话。莫斯卡到现在还弄不明白贴这张纸条是为了什么，就算是开个玩笑吧，那玩笑的意义何在呢？这一张是在哈姆，他三个月没碰女人，在那里才搞上了一个，并且第一次染上了花柳病。这几张都是不同城市里的德国人，男人、女人、孩子，躺在毁坏得不成样子的坟墓里，散发出扑鼻的恶臭。

所有这些照片的背景，都好像一片沙漠。他，征服者，站在由工厂、住宅、尸骸化成的瓦砾和尘埃上——这些瓦砾和尘埃象起伏的沙丘绵亘不断。

莫斯卡又坐回到沙发上，抽着烟，“来点咖啡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“我去煮。”说着他往厨房走去，格洛丽亚跟着去了，他们一起摆好杯子，又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奶油蛋糕切开。咖啡在炉子上煮着，她紧紧地拥抱着莫斯卡：“亲爱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

他俩把咖啡端到客厅里。现在该由他们向莫斯卡介绍情况了。他们告诉莫斯卡，格洛丽亚三年内从没跟任何人约会过，阿尔夫是怎样在南方的一个军营里遭车祸丢掉一条腿，还有他的母亲是怎样又出去工作，在一家百货商店当职员的。他们各自都有不平常的经历，感谢上帝，战争总算结束了，莫斯卡一家平安地熬过来了，就算损失了一条腿，照阿尔夫的话说，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丢一条腿也没什么，所幸的是现在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这间小房间里团圆了。

敌人离这儿远隔重洋，他们是被彻底打败了，他们的国土被包围了，占领了，他们正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、消亡。他们在肉体和精神方面两败俱伤，再也不可能威胁莫斯卡一家

了。莫斯卡坐在椅子上睡着了，他们——深爱着他的一家人，静静地注视着他，几乎都噙着喜悦的泪水。他们简直难以相信莫斯卡出了那么远的门，在外面过了那么久，现在又奇迹般地回来了，安全无恙地回来了。

直到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，莫斯卡才得到机会跟格洛丽亚单独在一起，第二天晚上是在格洛丽亚家过的。莫斯卡的母亲和阿尔夫在那里跟格洛丽亚的姐姐、父亲一起商定了婚礼的一切事宜。所有的细节都说好了，倒不是爱多管闲事，实在是因为他们太兴奋，太热心了。大家都赞成婚礼应尽早举行，但有一条，必须等莫斯卡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。莫斯卡对这一条是最巴不得的。阿尔夫的表现最使莫斯卡感到吃惊，一向胆小怯懦的阿尔夫如今长成一个自信、沉稳、豁达的男子汉了，俨然是个老练的一家之主。

第三天晚上，母亲和阿尔夫出门去了。阿尔夫临走笑着对莫斯卡说：“看着点儿钟，我们十一点回来。”母亲把阿尔夫推出门外，对莫斯卡说：“要是你跟格洛丽亚出去的话，别忘了锁门。”

莫斯卡听到她话音里的疑惑感到好笑，好象她觉得让他和格洛丽亚单独在家里并不太好似的。“上帝呀，”他伸开腿，躺到沙发上。

他想使心情轻松一点，可是不行，只好起身去倒了一杯酒，他站在窗边微笑，想不出今晚会是什么样子。他离家出国前曾和格洛丽亚一起在一家旅馆里住过了几夜。不过这会儿记不大清了。他走过去打开收音机，又到厨房里去看了看钟，快到八点半了。那小东西晚了半个钟头。他又走到窗边。